

中国乡村旅游走向世界

本报记者 尹婕

12月2日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4届大会公布首批“世界最佳旅游乡村”名单，中国浙江省安吉县的余村和安徽省黟县的西递村入选。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表的新闻公报，全球共174个村庄参加这次评选，最终，来自32个国家的44个村庄成功入选，这些村庄在保护文化和自然资源、创新及变革等方面得到评委会的认可。

西递村和余村，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佼佼者，一个是中国传统村落，一个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。此次它们获得这一世界性殊荣，代表着中国乡村旅游走向世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

快速发展之路

今年8月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文化和旅游部全面小康新闻发布会上，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介绍，2019年，我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30.9亿，占国内旅游人次的一半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“一张桌子，几块板凳”的农家乐发展到今天的规模，中国乡村旅游已发生巨变。

1986年，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三元乡（今郫都区友爱街道）的徐纪元，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一座三合院式的川西民居，房前有花台，四周全是花木盆景，这座漂亮的农家小院吸引许多人前来参观。来的客人多了，乡里建议徐纪元把自己院子对外开放。于是，徐家大院正式营业。徐纪元介绍，1992年，当时四川省一位领导前往参观，为其题写了“农家乐”三个字，农家乐由此得名，徐家大院被视为“第一家农家乐”。1998年，原国家旅游局推出旨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“98华夏城乡游”，有力推动了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发展。

进入21世纪，中国乡村旅游开启跨越式发展历程。2006年，原国家旅游局确立“中国乡村游”为旅游主题，并以“新农村、新旅游、新体验、新风尚”为宣传口号；同年8月，原国家旅游局发布《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指出“各地农村旅游发展生动活泼、形式多样、特色鲜明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”；2007年，原国家旅游局联合原农业部印发《关于大力推动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》，明确要充分利用“三农”资源发展旅游

山城重庆的山平行排列出四条山脉，自东北向西南，纵贯山城全境。在其中两条山脉间，长江、嘉陵江奔腾不息。两江夹出的渝中半岛，其实也是山。网红景点“洪崖洞”建筑群依托山体，顺势而建。若修在平原，断没有那高高低低、错落生姿的韵味儿。

这样的韵味儿，还出现在位于沙坪坝的磁器口古镇。严格地说，沙坪坝不是坝，旁有中梁山。汽车要开到磁器口，也必须在上坡与下坡间不停切换。“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后万盏明灯”的磁器口古镇位于山脚，相对平坦中也有山的层次。从古码头前往几条繁华的主要街巷，需爬几十级青石台阶。主巷之上，还有游



人不多的副巷和民居。连接主副街巷的，依然是石阶，也有好几十级。自动扶梯一层一层提升游客，每层要中转，并非刻意营造山城“山”的体验感——那山体真有那么高。山城人夸磁器口是“小重庆”，恐怕不单指市井喧嚣，也指山城“山”的形象和意蕴。

有了山，就有了坡和台阶。这可以解释在山城为何看不到自行车，摩托车大行其道，说重庆是“摩托车之城”不为过。连摩托车都上不去的台阶，只能交给“山城棒棒军”。一切重物都得靠人力挑上去，“棒棒”们的工具简单到只是一根棒棒、两根捆绳。时过千年，“棒棒”职业依然



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，整洁的村庄与青山、田园相映，构成一幅初冬的生态画卷，美不胜收，吸引游客前来游玩。

业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从产业角度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，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，“大力发展乡村、休闲、全域旅游”，乡村旅游发展获得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，迎来全新发展局面。

进入新时代，乡村旅游开启内容和品质双升级，越来越多的人才、资金、项目进入乡村，一批更有特色、更重品质的业态、产品在乡村落地生根，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亮点。

特色日渐鲜明

在近40年的发展中，中国乡村旅游由开始的粗放式发展，逐渐转向可持续、绿色发展，并形成各自鲜明特色。

以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西递村与余村为例，坐落于安徽省黄山南麓的西递村，始建于北宋年间，整体呈船形，四面环山，村内古建筑保存较为完整，现有明清祠堂3座、牌楼1座、古民居224幢，是徽州古村落的杰出代表。2000年，西递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唯一的村落型遗产。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称，西递入选是对其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充分肯定。浙江安吉余村地处天目山

北麓，是天荒坪镇西侧的一个小山村，因天目山余脉余岭而得名。村域呈东西走向，三面环山，北高南低。

对比余村和西递不难发现，西递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自然和文化资源，“家底”丰厚，并充分科学利用好这两大资源，逐渐形成了用旅游来传承和发展文化遗产的良性模式。通过发展旅游，西递村从落后的村落转变为国内外知名的乡村旅游地，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同时，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而曾经的余村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，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禀赋都不出众，由于发展“采石经济”，还一度饱受环境污染的困扰。2005年起，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引导下，当地“不卖石头卖风景”，逐渐成为一块宜居宜业宜游之地，并成为中国生态治理的样本。

西递村和余村，一个传统旅游资源丰富，一个看起来“资质平平”，它们走出了两条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，这既是从二者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，也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在乡村旅游上的生动体现。

走得更远更好

当前，作为我国国内旅游中的重

要一支，乡村旅游正在乡村振兴、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各地正积极探索如何把乡村旅游做得更好，让乡村旅游发展之路走得更远。

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中，许多规划目标都与乡村旅游相关，例如建成全域旅游示范省、推进万户农家旅游致富计划、建设万个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等；近日举办的2021新时代江苏旅游发展论坛，以“聚焦强富美高新江苏，促进乡村振兴新跨越”为主题，探寻新形势下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；西藏自治区依托绿水青山、雪山草地、乡土文化等优势，通过创新营销、活动升级等方式，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。

如何让“卖风景”“卖生活”与众不同，既能吸引游客，又能留得住游客？“高质量发展”成为各地在升级乡村旅游中的共同选择。日前，农业农村部印发《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旨在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，做精做优乡村休闲旅游业。根据该指导意见，到2025年，乡村休闲旅游年接待游客人数40亿人次，年营业收入1.2万亿元，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前景一片锦绣。

江苏省扬州市瓜洲镇处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，这里水草茂盛、鱼虾丰富。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每年都有上百种候鸟来此越冬。仅以鸟的数量论，已远远超过古镇居民人口，形成了独特的鸟文化。

观鸟要去有水的地方，听鸟要去有树林的地方，这两个要素瓜洲都具备。在瓜洲赏鸟，既可以观，也可以听，还可以回味。

瓜洲闸园林区的池塘通江也通河，是观察野鸭和黑水鸡生活日常的绝佳场所。初冬的早上，你能看到雌鸭单脚立在池边圆木上，把头埋进翅膀中休憩，雄鸭则在一旁默默地守候。圆木的另一头，几只苍鹭正迎着阳光，昂首挺立，东张西望，探寻冬的气息。

如果要看小天鹅，可以去镇前的夹江。在那里生活的几对小白天鹅，是从北方飞过来越冬的，已经



习惯了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。它们经常到岸上的草地漫步，或是浮在江上，把长长的脖子钻入水中觅食，有时也在水面来回游弋，一副悠闲自得、超然物外的神态。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，恩爱有加。

瓜洲古渡口是渔鸥、翠鸟、黄雀等小型鸟类的聚集地。渔鸥们每日在河面上来回巡视，有时上百只渔鸥一起盘旋，又忽而纷纷降落在河面上鸣叫，仿佛正在举行盛大的聚会。它们有时与乌鸦在空中追逐，为领地而争斗；有时又三三两两在河边草地上安卧，与喜鹊、獾狗等和平相处，让人猜不透它们的心思。

乌云压城时，燕子、鸽子会从郊外飞到镇中连接长江与运河的玉带河上。它们轻盈敏捷、灵动欢快的身姿，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。苍鹭和翠鸟是古镇一年四季最常见的鸟，也是非常低调的鸟儿，它们常独自在水边漫步、觅食，从不打扰别的鸟儿。

听鸟最好在运河畔或江畔的护堤林，徜徉在树木的海洋中，一边深呼吸，一边聆听鸟儿的歌唱。山雀婉转悠扬的歌声、冬鸫清脆悦耳的啼鸣、夜莺动听醉人的吟唱、苍

头燕轻快明亮的呼叫，无一不让人沉醉。还有椋雀、画眉、白鹭、白鹇、知更鸟、白头翁、灰头鸦、小黄鸭、黑水鸡、秋沙鸭等，它们的歌声各有特点，或独自高歌，或互相唱和。那美妙的歌声随风而起，又随风而去，穿透密林，余音袅袅。

过去，由于人为捕鸟、毒鸟，冬季很难见到这么多鸟类。如今，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，人鸟共生，来越冬的候鸟多起来。瓜洲，以全新的环境，成了留鸟福地、候鸟天堂。

瓜洲闸园林管理站老杨说，住在瓜洲，阳台就是最好的观景台。且不说偶尔会有飞来越冬的候鸟光顾你的院子，单是生活在古镇的麻雀、喜鹊、斑鸠等，就能带来许多惊喜和乐趣。它们会悠闲地停留在屋檐下，甚至潜入你的家中。无数清晨，鸟儿们欢快的歌声把你叫醒，你很快就能熟悉它们的声音，以至于躺在床上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鸟在啼叫，有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它们的叫声，与鸟儿唱和。

瓜洲归来，意犹未尽，今夜或许能在梦中听到悦耳的鸟鸣……
图为白鹭与小天鹅齐飞。

桥通新晃城

舒维秀



新晃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最西端，1956年以前称“晃县”。它处在湖南人头形版图的鼻尖位置，舞水河自贵州西来，在新晃县城划出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后，又向东流去，汇入沅水奔向洞庭湖。小城粘着“几”字两边生长，舞水把县城围成三大块，龙溪口古镇、老晃城、新晃城三大板块构成的山水城格局日益清晰。

要跨水，必架桥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第一次进新晃城，首次踏上新晃城的桥。路灯稀疏中，我们走过新晃公路大桥，那是用枕木架在钢架上，通汽车、边上行人的桥，枕木间有空格，朝下可见流动的舞水，人走在上面，得异常小心，生怕一脚踩空。1981年秋，我到新晃民族中学（现新晃一中）上高中，周末常与同学经过架在舞水河上的浮桥，去龙溪口古镇游玩。

古镇兴于明末清初，因建在龙溪与舞水汇合处而得名。古镇西头跨龙溪而架的三拱石桥，建于清乾隆年间，桥长50余米，是古镇西出贵州的要津，桥面大石块

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润亮，隐约可以照人。始建于1929年的浮桥，用钢绳串连起十几只木船，桥长70余米，上铺木板，河水轻拍浮桥，桥面吱呀摇动，儿童过桥须得大人牵拉，成人走在桥上也是摇摇晃晃，东一脚西一脚的。1936年1月，贺龙、任弼时率领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抵达晃县龙溪口时，在古镇设立司令部，组织便水战役，然后从容过浮桥西出贵州。1950年底，人民解放军过浮桥出三拱桥，几经合围，最终剿灭了昔日啸聚龙溪口古镇的湘西土匪，晃县人民一片朗朗的天。

浮桥是那时新晃城舞水河面上唯一的一座桥，三拱桥是龙溪河上唯一的一座桥。浮桥下游的老晃城，有1938年修通的新晃公路大桥和1972年修通的湘黔铁路大桥。新晃城与龙溪口古镇往来，仅靠一座浮桥是不够的，撑船就成了那时的一种营生，一为渡人，二为捕鱼。高中时有个同学姓张，家住舞水河赤岩对岸的长滩坪，每次周末回家，他都需爬上赤岩，放声长呼，不

一会儿，对岸河岔里就会撑出一叶小舟。

1988年，我中专毕业分到新晃县林业局工作，单位在新晃城太阳坪路，宿舍在龙溪口古镇原浮桥下游的龙滩坪。那时，浮桥下游两三百米处，早已新修了170余米长的龙溪口大桥，桥两头仿侗家凉亭而建的水泥亭子，翘角飞檐青瓦，柱联笔走龙蛇，蔚成一景。我每天从大桥上走过，往上游一望，浮桥已无踪影，消隐于历史深处。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县人民政府组织修建龙溪口大桥，1984年建成通车。舞水河“几”字的“几”处修建起塘湾河电站大坝，大坝上筑桥，坝桥一体，于1986年冬自治县成立30周年时建成通车，联通了新晃城与龙溪口古镇上游的长滩村。那时，从城北出县城去贵州，只能走龙溪口大桥。每逢新晃县城赶场的日子，大桥北桥头经常堵车，大货车、农用车、小轿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挤成一片。

如今，新晃县城城市规划区里，沿舞水河从上至下，短短10公里内，已建有公路桥5座、铁路桥1座、水坝坝桥1座、钢筋斜拉桥1座。最下游的胜利大桥，是2007年沪昆高速公路通车时，新晃高速出口进城的桥；最上游的沙湾大桥，是2014年沪昆高铁通车时，连接新晃西站与县城的桥；而城中心的晃州风雨桥，则是2016年自治县成立60周年修建的人车通行、上建侗乡风雨桥的县城标志性建筑。出城进城道路四通八达，除龙溪口大桥外，从新增的风雨桥、沙湾大桥出发去贵州，15分钟左右就可到达两省交界界碑处。

桥多了，路由城中心向四周扩展，城市板块不断扩大，工业园区、商住小区、物流园区、教育小区、医卫小区等在旧城区外布开。和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，新晃县城建成区面积扩大了4倍多，城区居住人口增加了3倍多。街道宽广，高楼林立，如今的新晃宜商宜居宜游，被誉为“湘西明珠”。

图为雪中晃州风雨桥。 严继橙摄